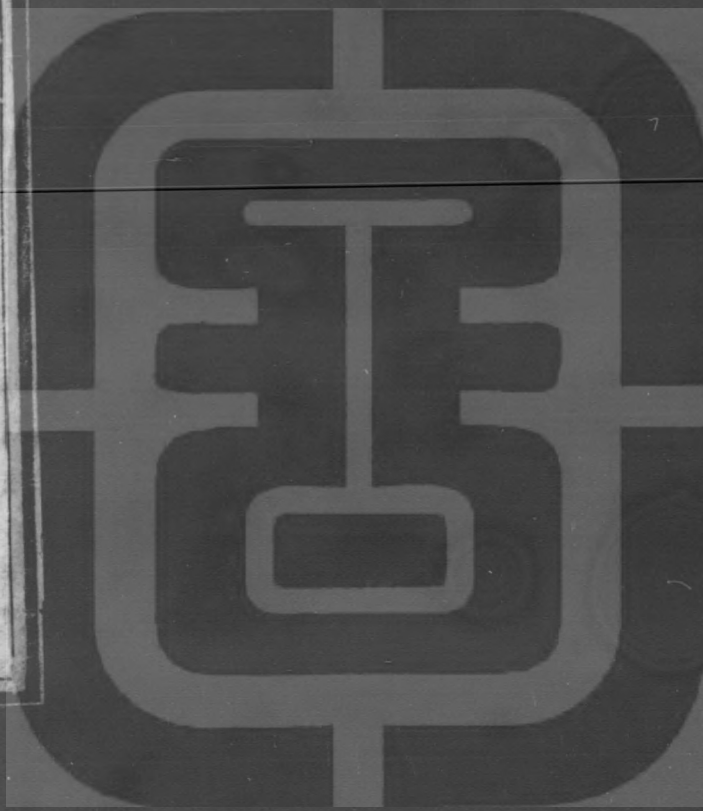


周書



列傳第三十二

周書四十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攻拔其伏

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旣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

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

夫摠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

持侍衛兵還京帝卽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摠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中子靖嗣

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待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

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摠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而夜中密遣送欵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卽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

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郊國公邑三千戶及
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摠管梁士彥頻與
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
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
軍摠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墜
大木以鐵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
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
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
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

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
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
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
仍拜徐州摠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
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
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
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
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

帝除譚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竒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官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

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譚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

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
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
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
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
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
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
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
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

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
安吉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
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
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
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
焉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閭內都督封城陽縣
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
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
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

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即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曰我知卿工矣

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綏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儻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侍上士世宗留意

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

并州平即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暨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

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鎮諸軍并州摠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

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鴆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神

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
郡公中世百官無不仰其風服其教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
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
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
伯性沉正審諤好直言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
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
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
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

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
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乃賜
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之
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
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奏聞高祖深委
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
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
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
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

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寔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荅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

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
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
常令居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
召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
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摠宿衛兵
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即位
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
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
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

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
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
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
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
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
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
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旣追憾被
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荅曰事
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捋鬚事帝

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
爲之柰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
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
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
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摠管然帝荒淫
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
切諫皆不見從由是益踈斥之後稽胡反令孝
伯爲行軍摠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
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

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
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
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
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
乃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
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
爵又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寔有周之良臣若
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頴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

孫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
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
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
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
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
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
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
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
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

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
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
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
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
子後徂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
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
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
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
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

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

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
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
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
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
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
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
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
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

州摠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
臨淄公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
祖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
號稱彊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
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
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
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
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
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人方

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
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
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
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
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
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連上疏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
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
旣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

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
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
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連
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
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
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
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
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
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

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觀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

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夫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人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

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刑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日高祖斷雕爲朴本

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與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寧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日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謹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

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
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
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
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
玄象垂誠此亦與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
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
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
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
戮之內史元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

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
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
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忠臣先皇明聖卿
數有規諫朕旣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
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
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嘗以
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
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滄陽令開皇
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

唐書列傳三十一
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
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
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
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
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
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
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
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
間淫刑旣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
就顏之儀風烈凜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
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
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
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
才昇爵由功進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二

周書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周書四十一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

萬曆十六年刊

周書列傳三十一

一

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秘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家嫡即襲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襲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襲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襲以不次之位襲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襲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襲有舊相得

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襲旣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襲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万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即都荆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

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
氣今陛下龍飛續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
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
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
爲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
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
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
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
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
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
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摠
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
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
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
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
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
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
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

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慄、殷不
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
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
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
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
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
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眇忘其羈旅焉。
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
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

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
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
治體旣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
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
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
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
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
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

周書列傳三十三
四
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
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
兄入關敬承欵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
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
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
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
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
之說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
時還念生涯繁憂摠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

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
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
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
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弘讓復
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
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
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
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
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

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
三姜離枿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
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昔吾壯日
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
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
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惻陰弟非茂齒禽尚
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肯臆且當視陰
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
次房遊魂不反遠缺二字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

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黃髮猶冀蒼鷹頰鯉時傳
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
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
時年六十四子龜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
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
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
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
南府參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

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
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
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
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
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
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
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
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

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
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
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
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
踐祚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
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
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
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
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

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

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傳燹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平竝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貌是流離至于暮齒燕譚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臯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

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

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

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
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
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
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
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
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
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
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
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

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
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
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
姦回之蠱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
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
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旣傾蠡而酌海。遂
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
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
武。居笠輅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

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
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死於海陵跨橫塘
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
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賚浮玉南賧沒
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
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歛爲和親之侯
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
於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滄沸漁陽有閭左
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

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
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
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以清
談爲廟略乘漬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
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後鶴弊筆不能救鹽
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頰尾
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舩皇
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
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

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山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

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于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虵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

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
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
三軍悽愴尚書多筭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
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卧墻大事去矣
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搃元戎身先
士卒宵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
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鷄披虎威狐假
雷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彊城孤氣寡聞鶴
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

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死於是
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蹟天地
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
爭回地軸探雀鷺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
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
之哭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訓對逢鄂
坂之譏嫌值郾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
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
牙而向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關飛

鷓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
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
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
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
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
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
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
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于七澤。濱于十死。嗟天
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

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
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
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
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歌斜之小徑。掩
蓬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
時西楚霸王。劔及繁陽。麇兵金匱。校戰玉堂。蒼
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
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
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

巢燠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
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
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
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
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隰扉繫馬於鳳凰樓。
杜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
言。謨明夤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旣不遇
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捐愛子而託人。知西陵
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

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琯。戈而對霸王。
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
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
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
北之負譽矜前。風飈慄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
是以螫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
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
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
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

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况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澁，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達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人，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步，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贖，其盟則

寒，豈寬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况以冷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秦寬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陵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涪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貝風兮害蠶，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

城長林故營徒思籍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
曼支以轂走宮之竒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
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
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羣
帥。劓。穿。摺。拉。鷹。鷗。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
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
陁。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鷄。閭。逐。流。螢。秦
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水。泮。風。飛。電。散。渾
然。千。里。溜。澗。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

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
關山而長歎况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
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
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
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温
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
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
亦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
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

唐書列傳三十三
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歸然日

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容。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誦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

云典暮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
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
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
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
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
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
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所
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
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

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况賦禮智以陳其情含
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
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
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
斯文楊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
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
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
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
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

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
代竝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
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
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
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
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
諺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
倉卒牽於戰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
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

漠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
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
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
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
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
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
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
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

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
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
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
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
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
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
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
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
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
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
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
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
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
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
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
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
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
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

定其區域撫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
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
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
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
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
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
難能足以逮意矣

列傳第三十三

周書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懔

劉璠

柳霞

蕭撝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

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撓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撓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

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撓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摠衆討之及迥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撓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撓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

至又爲迴所破語在迴傳搆遂請降迴許之搆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迴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搆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搆有歸欵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

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王者固執不可搆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搆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搆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搆以母老

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
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
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
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
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
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
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
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
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

遜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
容全欲徇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
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
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
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
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
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諡曰襄撫善草隸
名亞於王褒筭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
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

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攜已降仍從攜入朝孝閔帝踐祚除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

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旣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

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
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
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
遂來歸欵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
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爲吏民所
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
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木弱冠名重一
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
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
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
二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肅撫
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撫
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
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
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欵之勲別賜食思君縣五
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

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授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噐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

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十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

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具州刺史以
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
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
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
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
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
簡文見弑大圜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圜歸建

康時旣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
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
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
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
守時梁元帝旣有克復之功而大圜兄汝南王
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旣忌刻甚恨望之
乃謂大圜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
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
以世多故恐讒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

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之間止牋疏而已
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
數十條大園辭約指明應荅無滯元帝甚歎美
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
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
嘗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
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
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
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園等梁國
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
晉陵縣公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
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
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
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
陵平後竝藏祕閣大園旣入麟趾方得見之乃
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
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
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

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
故何哉夫間閭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
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
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
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
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
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
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草
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
泳鱗於千澗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
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
麻侍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
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
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
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
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權古
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
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

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
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
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
寔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
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
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
王迨友迨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
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
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

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
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
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
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迨乃大笑其後
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齊遂克不對
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
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
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
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

尋卒大園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
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
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
刺史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
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
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慄少聰令
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
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

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
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即日
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
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
州以慄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
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毆血兩旬之內絕
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
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
重牧荊州以慄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爲

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况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慄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疾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慄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人關太祖以慄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二司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

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縮而曄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實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

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而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車府王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為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

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
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
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
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
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
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
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
孝勝深布心腹使工書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
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立私曰殿下忍而驚憾
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
矣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
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
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
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
爲已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
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尅
翦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隨
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

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

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
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
別散亂徘徊霧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
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
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
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
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飄
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皓兮溟
濛綏綏兮颯颯瀟瀟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少

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臃似北荒
之明月若西崑之間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隨所
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
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
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
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
則平地一尺乃爲五谷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
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壁人
聚漢帝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

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
漢使遷飢於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
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
翼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
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
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
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
中與蕭紀牋及荅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
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

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
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羌降附者五
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
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
陽洪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
爲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
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
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摠管
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

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
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
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瑒有名江左
在嶺南聞而竒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
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
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
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
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
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

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之
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
領萬年令未朞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
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初璠所撰梁
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
其此書乎休徵始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
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貞外散騎常侍
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

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

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績爲雍州刺史辟霞爲王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嘏莅雍州選爲治中尋遷別駕及答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嘏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答曰陛下中

與鼎運龍飛舊楚臣青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
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
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
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楫常誠臣等使
不違此志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
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
臣此心營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
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營殂
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

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
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
者乃微加貶異示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
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
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賧安二州刺史霞有
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
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
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
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

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揔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

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任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摛世怡圓蕭大圜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摛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

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慄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

周書列傳三十四
三十三
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
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
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
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五

周書四十三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
有功爲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
蠻酋結託屢相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

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頗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閭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颶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

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
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
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
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
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
延孫旣荷重委每以尅清伊洛爲已任頻以少
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
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

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
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
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
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
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
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
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
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

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
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
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
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
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
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
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
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于此役難以吉還
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

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
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
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
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
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
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
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
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
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

唐書列傳三十五
四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
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貳
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
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
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建德未位至開府
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
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
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
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
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
東魏所向尅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
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
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
及妻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
若雄至皆免之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
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

不赴人謂我何既免之後更思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即隨賢還洛乃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款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郡守遷

北中郎將邙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

常侍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
南邑中正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增邑通
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宇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
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
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
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
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冝
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

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
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
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
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
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
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嘉其
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
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
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爲

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子常隨峭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盆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弗令之任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

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介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尅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

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
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為儀同三司昆齊
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
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
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
業深憚忻等不敢為寇孝閔帝踐祚徵忻入朝
進爵為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
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
與開府敕勒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

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閨姻
婭少相親昵俱揔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
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勅敵而常保功
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
施惠得士眾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
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
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為魯郡
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

歸魏家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玄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即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琚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邳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嶠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玄母及弟竝在軍

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雋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白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九

百戶保定元年移鎮蠻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閭韓仍從尉遲迥圍洛陽天和元年陝州摠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即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稍等永業遂退二年進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尅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

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人

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息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

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拒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

略等傳首詣闕而竄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企臨發密誠于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

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
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
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
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
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
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
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
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
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

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
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
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
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
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窋以功
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
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
仲遵宿稱幹畧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
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臯入附太祖

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旣拔復會大軍戰於邗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卽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虿

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尅尅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

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

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暉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

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
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
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
主帥轉直閣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衡州
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
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
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
八郡諸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戶四年
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

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
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
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
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
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爲
俘虜不亦愧乎荅曰世荷梁恩未有報効又不
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之即拜使持
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
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

國等連結為亂太祖遣鴈門公田弘出梁漢開
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絕棧道據
守直谷敦眾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
令與敦同往經略熾等或降或獲尋竝平蕩仍
與賀若敦南出狗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郭郭
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
徹等猶據琵琶城招喻不下遷哲攻而尅之斬
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
其眾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

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
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
濮之民降款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
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
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
各望風送款進圍疊州尅之獲刺史冉助國等
遷哲每率驍勇為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

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爲蠻酋
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
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
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
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
人馬三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
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
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
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
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
甚多出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
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
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
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
史時蠻酋蒲微爲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
之諸將以途路阻遠竝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
叢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
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

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成元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陳手殺數人會江陵摠管陸騰出助之

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

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
金州摠管謚曰壯武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
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
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宇相次姬人之
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闔守之遷
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醺盡生平之
樂子孫叅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
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
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胡有功進爵儀

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
天興齊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
弱冠州辟主簿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
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
民皇甫圓姜女聚眾南叛梁將蘭欽率兵應接
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元年除
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刺
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三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

唐書列傳三十六
達奚武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
爲武所敗紀時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欲
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
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四千戶時紀與
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兄子略
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
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
親尋取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
人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

侯終日今若適彼樂土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
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略將二千人鎮
劔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誠略等曰吾欲
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即宜盡禮迎
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
略即夜送乾運乃令使人李若等入關送款太
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
迴令開府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劔南略即退就

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略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迴迴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尅之魏廢帝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即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

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世爲渠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爲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及侯景作亂猛乃擁衆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微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

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與官軍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庸太守父猛魏正光中乃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

封郟陽縣伯邑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

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後入洛陽戰
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竝預有戰功
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
軍宇文虬攻尅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
進儀同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雄從
豆盧寧擊走之除洵州刺史俗雜賓渝民多輕
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荆
州之汝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
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以其地置

平州以雄爲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邑通前一
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
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徵爲
載師中大夫遷西寧州摠管以疾不拜除通洛
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
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
稱美之人爲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進位大
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摠管四州五防
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

初追封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苜汴
四州刺史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
兼出納保全爵祿子長寬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
亂寓居於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
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爲
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
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
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

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
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
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勅啓
霸基招僞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
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
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
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
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

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醮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蒞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郢復五州刺史謚曰肅仍勅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公邑一千戶及尉遲迴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斌及子俊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鄉兵二千人從迴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拔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四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翻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垂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

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尚美之稱而戰安其危劫年事八之

委實遂享備立以新然故購獲

靈皆赫渾靈部固之卦屬六則對謝

野中戰事其志卒如以業無半

與而初獲

之

更且曰古人稱才美

列傳第三十六 周書四十四

